

## 城市社區文化

### —以杭州東平巷社區為例

張衛良

杭州師範大學

#### 摘要

社區是城市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社區文化能夠深切地反映一個城市和一個社會的變化。在現代化背景下，中國城市社區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社區如何因承傳統文化、適應和創造新文化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本項目通過實地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以杭州東平巷社區為例，考察城市中心社區的形態特徵、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社區文化形式，闡釋東平巷社區的空間變化、社區文化特徵以及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進而指出城市中心社區在傳統文化消解過程中仍難以構建一種理想的城市文化模式。

關鍵詞：社區空間認同、社區文化、東平巷社區、全球化

---

張衛良 杭州師範大學城市學研究所教授，E-Mail: zwlia@163.com

（收件：2012年5月23日，修正：2013年1月10日，接受：2013年2月22日）

ISSN 2078-4279 print / 2078-4287 online © 2013 by Open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Vol. 4, No. 1 / March 2013

社區是城市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社區文化最能深刻地反映一個城市的發展路徑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在現代社會背景下，中國城市社區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社區文化或許最能直接地反應這種變化。一個城市中心社區如何因承傳統文化、適應和創造新文化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杭州東平巷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城市中心社區，歷史悠久，文脈相傳，生生不息。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雖然商業大街幾乎圍合了整個社區，傳統建築大量地為現代建築所取代，居住人口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社區呈現的文化卻是一種五味雜陳的形式，既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現代城市文化，也無法完全傳承傳統的城市文化，可以說，這樣的社區文化仍存在很多的缺陷，特別缺乏現代的都市性特徵。本文旨在透過全球化視角，通過歷史考察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方法，以東平巷社區為例，探討一個社區的空間變化、社區文化及其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進而指出城市中心社區在傳統文化消解過程中仍難以構建一種理想的的城市文化模式。

## 壹、「社區」空間認同

社區是城市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社區空間」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自然形態的空間，是社區能夠延續的一個基本要素，也是居民家園認同的共同前提；另一個是社會形態的空間，也即城市居民交往的精神空間。因此，可以說社區空間是城市聚居的家園，也是歷史文化凝聚的中心。歷史悠久的傳統城市通常有一批核心穩定的居民或市民，他們是城市的創造者，也是城市發展的見證人。雖然有關中國傳統城市是否有市民存在著爭論，但美國著名學者羅威廉通過對漢口的實證研究以後，認為至少在一些中國城市裡，存在著一種作為「市民」的共同身份的強烈意識和獨特的城市心態（魯西奇、魯杜芳〔譯〕，羅威廉〔原著〕，2008:18-19）。這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進入近代以後，中國城市人口增加，市民意識逐漸強化，他們通常以貶低鄉村居民來提升自己的優越感。然而，在當代中國城市，由於「社區空間」的不斷重構，社區文化歸屬

認同處於一個弱化的過程，這似乎能夠印證早期城市社會學家提出的城市現代性觀念，社區處於一種現代發展的過程，然而，問題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社區又帶有明顯的困惑。

東平巷社區屬於一個城市中心的社區，與「城中村」或現代新社區有著明顯的差異。該社區東起中河中路，西至青年路，南接開元路，北邸解放路，社區總面積0.18平方公里，社區呈現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其內部是棋盤型的分佈格局，道路、坊巷和里弄沿襲了傳統的形式，存在著一些相對封閉的分隔。光復路和中山中路南北向穿越整個社區，把社區分隔成三個不同的條塊，尤其是中山中路使這個社區分為東西兩大部分，西區面積相對較大。另外，缸兒巷、老水漾橋弄、芳潤橋弄和日新橋弄，東平巷、積善坊巷、保康巷以及幽翼弄、羊血弄和東羊血弄等則造就了錯綜複雜的居住單元，甚至還有很多的死胡同。

南宋以來800多年，杭州歷經滄桑變化，但東平巷社區所屬區域一直是杭州的傳統城市中心。在南宋時期，中山中路街區是禦街（又稱天街）中段，是皇帝乘駕的專用道路，也是皇帝率領文武大臣、皇親貴戚到景靈宮祭拜先祖的專用道。南宋禦街的道路寬度達11.6米，比今天的路面還要寬一些。禦街兩旁是小河道，河道之外是供百姓行走的走廊。在其兩側，設置了66條坊巷，坊巷、里弄相對密集（張學勤、王利民，2009:1）。在南宋滅亡以後，禦街的原有功能迅速消失。元、明時期，小河道逐漸被填平建房。其後，禦街兩邊的居民不斷地搭建各類建築，蠶食原有的路面。進入清朝，昔日的大街變成了狹窄的小巷。據估計，那時已經是一條不足4米寬的小巷，並且被劃分為許多路段，現今社區所涉路段主要是壽安坊和積善坊段。在每個坊之間都築有一座磚砌圓拱門的高樓，拱門上方刻有坊名，門下裝有木柵門（沈弘，2010:65）。那個時代，儘管街道狹促、擁擠，已不見昔日風光，但仍為繁華地段，相鄰的坊巷、里弄住房密集，人口眾多。

二十世紀初，杭州開始在城站火車站一帶修建新式馬路，並逐漸延伸到東

平巷社區所屬範圍。辛亥革命以後，這一區域面貌發生變化。1917年，杭州拆毀原清朝駐軍的旗營，其東城牆下便是如今社區西側的青年路。（陳建一，2005:116）由於清朝駐軍旗營被開闢成湖濱新市場，市政當局在附近修築了湖濱路、延齡路（現延安路）和迎紫路（現解放路）三條新馬路，並且鋪設瀝青路面，解放路是現今東平巷社區的北側道路。1929年，杭州市政府對這一社區最主要的道路（古代禦街）進行改造，路面增寬到八米，汽車也能進入街道，是那時杭州最新的現代城市大街，命名為「江墅路」。1945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更名為中山路。與此同時，這一社區另一主要南北向道路—光復路尚未成形，那裡原是市河，又名小河，與中河平行，向北流經天水橋折西出武林水門。在民國時期，河道淤塞，市河已經不通舟楫，僅為市民洗滌、排泄雨水和污水之用。杭州淪陷時期，市河更加失於疏浚，整個河段淤塞。1946年，杭州市政府決定將河坊街至慶春路間的河段改築成4.5米寬的道路，取名光復路，1947年填高路基，加築彈石路面，1948年全線建成（浙江省文史研究館，2002:50）。正如王笛（2010:12）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中指出的，「晚清以降」，現代化潮流衝擊整個中國，隨之而來的城市改良運動，便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模式來改造城市，這個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進交通，重建城市空間以創造「現代」的城市景觀。1949年以後，杭州市政府對這一區域的原有道路進行了全面整修。1960年代初，對小街小巷進行路面整修和增設排水設施。在二十世紀1980年代以後，進入了似西方的「推土機運動」一般的城市更新階段，城市快速變化。在東平巷社區東側，修築了中河路及其高架快速路，在南端拓寬了開元路。這樣，這個社區在現代城市改造過程中逐漸完成了自然形態的構造。

在很長歷史時期裡，東平巷社區所屬區域的建築形態相對一致，道路多為1.5米左右的小巷，房屋基本上是木結構建築，大量採用柱梁承重的人字結構，以竹片或木板作為房屋牆壁。直到清末民初，這種建築類型並未發生很大的變化，即使街道兩邊的店鋪也是兩層樓的木結構建築，間或有些磚木結構的房

屋。對於生活在這類建築形式之中的居民來說，日常生活幾乎沒有私密性，彼此之間的交流與熟識程度是相當高的。在社區範圍內，公共建築稀少，街道、廟宇是社區居民活動的主要公共空間。在這種建築格局中，社區居住人口容易產生較一致的文化空間認同。但是，在民國時期，傳統的民居建築形式開始異質性的變化，尤其隨著中山中路大量西式建築的集中湧現，兩側坊巷之中也開始出現西式風格的建築，如積善坊巷的章宅、雲閣堂、蔣抑卮建的西式樓房，東平巷的徐宅和裘笑梅舊居等。當時的新式建築現在都已成了歷史保護建築，在整個社區中佔有一定的比例。當然，東平巷社區建築格局的根本變化發生在1970年代以後，隨著城市政府對危房實施成片改造，原有社區的老建築被大量拆除，或進行補丁式翻修與改造，雖然社區道路格局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依舊是小巷里弄，但社區傳統建築形態卻逐漸解體，現代的火柴盒式建築成爲主導，占到了整個社區的70%左右。另外，社區四周修建了大量的現代寫字樓，這些現代建築幾乎圍合了整個社區。對於東平巷社區來說，現有社區道路狹窄、交通擁擠、佈局零亂，各種建築互不協調，彼此衝突，居住建築格局基本定形。



圖一 東平巷社區圖



圖二 東平巷一角

社區空間形態轉變的過程必然伴隨居住人口的變化，也伴隨社區文化歸屬認同的變化，其中語言是文化歸屬認同的一種最直接的表達。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臨安（杭州）以後，汴京一帶的大批官吏、士人、商賈、工匠、僧道、藝人紛紛南下，城市人口驟增。在鹹淳年間（1265-1274年），臨安府總戶、口數達391,259戶，1,240,760口，其中錢塘縣有87,715戶，203,551口，仁和縣98,615戶，228,495口（任振泰，1995:403）。禦街一帶作為城市的中心區域，居住人口最為密集，如積善坊巷是各類演藝人員的聚集之地，故有稱「上百戲巷」。這些居住者在身份、社群、語言、習俗等方面不同於原有的本地人，明顯地帶有中原的特徵，特別是南渡士民以汴梁為主的北方「官話」對杭州本地語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繼而引發了城市核心區域的語言嬗變，形成了不同於周邊吳越方言的語言孤島。至明清時期，杭州經濟繁榮，城市人口持續增長。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錢塘縣有102,705戶，309,081口，仁和縣103,209戶，555,297口（任振泰，1995:406）。在晚清，杭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賈前來經商，如著名徽商胡雪岩。鴉片戰爭以後，戰爭頻仍，杭州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城市人口迅速減少。據1931年的調查統計，杭州人口總數523,569人，農民占總人口的12.35%，工人占16.45%，商人占11.28%，其他各類合占59.92%，包括大量的家庭婦女、學生、無業遊民等（建設委員會調查浙江經濟所，1932:645-647）。然而，即使在那樣的時代，商業仍在這一帶街區迅速崛起。大量富商進入中山中路，而他們的祖籍大多是紹興、寧波、安徽等地，如太昶鞋店創辦人張金寶是紹興籍商人、咸章綢莊的創辦人宋錦源是慈溪籍商人、六聚館創辦人李來興是寧波籍商人、于天順百貨莊的創辦人於少炎是紹興籍商人（張學勤、王利民，2009）。隨著這一帶商業繁榮，新的居住群體也開始滲入這個區域。但是，在語言上，杭州話仍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始終是這一帶街區的日常交流語言。縱然是清朝旗營廢棄後的旗人子弟和隨軍家屬，隨著逐漸融入這一帶城市社區，濃重的北京「官話」消失在杭州方言之中。

1949年以後，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區人口密度也在增加。1949年，每

平方公里為1,453人，1985年為2,899人，36年間提高近一倍。地處市中心的上城區和下城區，1985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達3萬人，接近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上海市（任振泰，1995:408）。作為城市的中心社區，東平巷社區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是可想而知的。社區原有大量的獨門獨戶住宅，普遍建有院落，居住面積相對較大。1958年，杭州成立專門的房屋管理部門，對私有房產實行改造，根據以房養房和寬修理、精管理的原則，在修繕破舊房屋的同時，改建、新建部分住宅。這些房產有相當一部分分配給工人家庭居住，一個大院通常有十多戶人家，如東平巷2-3號的徐宅住有5戶人家，渤海醫廬有26戶人家，積善坊巷的章宅有17戶人家，如以每戶5人計算，那麼一個牆門裡就有幾十人居住。在1970年代，東平巷社區範圍內又修建了部分單位住房，一般分配給單位職工居住，這些建築大多為六層樓房屋，居住容量迅速擴大。1980年代中期，出於改善居民住房狀況的需要，拆除了一部分舊房，修建了一些新式商住樓，底層作為商鋪之用，上層為居民使用。現在東平巷社區大多數人居住在改建過的樓房裡，但仍有少量居民住在老建築裡。據現有統計，東平巷社區總戶數2,004戶，居民5,865人，以其社區面積計算，達到每平方公里約32,583人，而且還不包括租房人口、企事業單位的人口和外來人口。在這些常住人口中，居民構成以退休的老年人為主，其中60歲以人老人1,318人，80歲以上的老年人也不少，老齡化在東平巷社區達到了24%，是一個典型的老齡化社區（杭州社區網，2012）。東平巷社區所在區域在歷史上一直是人口密集的聚居地，居住人口來自全國各地，分屬各個社會等級，帶有明顯的社會多元性，因而，這個社區較早地脫離了「城中村」的範疇，雖然在生活方式上還帶有一些傳統社會的特點，但有了明顯的都市屬性，正如路易士沃斯（Wirth, 1938:1-24）所說的，傳統的社區在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孤立的、排斥的、不安定的社會關係，其中原因與城市人口規模、居住密度和社群異質性相關。

## 貳、社區文化的傳統特徵

城市社區文化本質上是與鄉村文化相區別的，其有形或無形地影響著社區居民的行為規範，也約束著居民的行為方式和道德實踐。文化是日常生活的累積，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城市文化是特定環境、人口狀況以及生活方式之歷史與現實的反映，文化對於一個區域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城市社區文化的內涵是豐富的，既有物質層面的內容，也有精神層面的內容，表現形式主要有生活方式、歷史傳統、風俗習慣、語言表達、精神狀態以及社區認同感，等等。在現代城市社區文化實踐中，傳統文化依然是社區文化的核心，是社區文化的源泉。

在最近這些年，東平巷社區的文化建設風生水起，無論是社區文化的硬體設施建設還是各項文化活動的開展，都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社區由此聲名鵲起，各種榮譽紛至沓來，媒體報導頻繁。作為一個典型社區，通過實地考察和調研，我們發現東平巷社區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特點，就其呈現方式來看，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是物質載體，另一類是精神載體。

物質載體的文化是一種顯性文化，其能夠展現於社區空間之中，為社區居民提供一種天然的審美和愉悅，提供一種和諧的人文環境。在東平巷社區之中，建築形態首先呈現出物質載體的文化特性。在整個社區範圍內，「中山路」和「光復路」是民國時代的記憶，蘊含著重大的社會變遷；而「東平坊巷」、「積善坊巷」、「保康巷」、「缸兒巷」、「羊血弄」、「老水漾橋弄」和「芳潤橋弄」等則承襲了古代的坊巷名稱，每一條坊巷里弄都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故事，昭示著這個社區深厚的文化底蘊。在社區住房方面，多樣化的建築風格也反映了這個社區的文化特色。明清時期的江南建築，如東平巷2-3號的徐宅和積善坊巷3-5號的章宅幾乎擁有完好的建築結構，庭院深深，古井相伴，體現了前現代時期的建築特徵，而民國時期的建築則融入了西方建築元素，如東平巷的雲閣堂、蔣抑卮私宅、渤海醫廬，以及在中山中路上邵芝岩筆



莊、鹽業銀行、於天順百貨莊等，這些建築通常被稱之為歐式建築，反映了西方文化逐漸融入這個社區。除此之外，在這個社區邊緣的大量現代高層建築簡約明快，排列整齊，體現著現代社會的節奏及變化；而大量多層的現代民居則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無奈，生存是第一要素，反映了老城區的土地價值和商業價值。這個社區的建築是杭州城市建築文化變遷的縮影。

現代城市社區爲了營造社區文化，首先做的也是挖掘和再現社區的傳統建築文化。東平巷社區對徐宅、章宅、雲閣堂、渤海醫廬、鹽業銀行等歷史老建築加以保護，將它們列入杭州歷史文化保護項目，保護社區歷史老建築也就保存了社區的歷史記憶。在社區調研時，社區杜主任介紹說：「這些老建築每年都吸引許多原住戶的後人前來參觀，這些人往往感慨萬千」。其次，創建新的物質文化載體來再現傳統文化。在新的物質文化載體營造方面，東平巷社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修築「積善新風牆」，揚善抑惡，道德教化。在積善坊巷修建了一堵文化牆，鐫刻了有關東平巷社區的歷史與典故，介紹清朝「太平良相」黃機孝順祖母的故事以及蔣抑卮創業的故事。（二）創設社區宣傳櫥窗，申張社區主張。在東平巷、羊血弄、芳潤橋弄等入口處，開設了社區宣傳櫥窗，定期展示時政資訊，社區要務，還有宣傳傳統文化的內容，如摘錄孔子《論語學而篇》中宣導的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的語句，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摘錄《弟子規》中的《信》和《入則孝》等內容，希望社區居民能夠恪守道德規範，培養和薰陶年輕人。（三）建立圖書室、黑板報、科普畫廊，訂購各類書籍、報刊，爲社區居民提供學習新知識的平臺，達到了宣傳科學知識，提高文化素養的目標。（四）修建了紅色港灣活動室，開展各類講座、學習和娛樂活動，豐富社區居民的業餘生活。（五）重建大華書場。早在1952年，積善坊巷17號開設了大華書場，曾經吸引大量的社區居民聽戲。二十世紀1970年代以後幾經更迭，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在東平巷社區西側重建，目前是杭州唯一的專業書場。

一個理想的城市社區需要有社區居民的公共活動中心，這樣的中心往往是社區居民聯繫的紐帶。在歷史上，我國城市由於結構佈局和管理方式的原因，一般沒有相對獨立的城市社區，也沒有相應的居民活動中心，街道和寺廟通常就是公共活動的地方。東平巷社區由於所在區域的自然形態所致，長期以來沒有社區的公共活動中心。隨著1980年代的城市住房改造，這個社區在大華書場舊址及其附近廢地上規劃建造了一個小公園，經1990年代以後的改建，最終建成了具有重要影響的社區休閒活動中心或稱社區休閒廣場，這是其他城市中心社區無法企及的。在這個中心，社區組織種植了各種花卉苗木，安置了健身器材和戶外休閒椅，搭建了一個露天舞臺，配備了背景電子顯示幕，為社區居民參與文化活動創建了一個平臺，在中心周邊集中了許多的社區服務商店。這個社區中心成為居民平時鍛煉身體和休閒娛樂最集中的場所，經常能夠看到社區居民早鍛煉、跳舞、聊天「拉家常」、「曬太陽」、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等，在這個中心也舉行電影、音樂會、相親會等活動，不僅吸引了這個社區的居民，而且也吸引了鄰近社區的居民，休閒活動中心無疑是社區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載體。



圖三 中山路街景



圖四 改造後東平巷社區前門



圖五 社區休閒廣場

精神載體的文化與物質載體的文化相比有著明顯的隱性特徵，特別包含於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等層面，諸如看電視、上網、讀書、讀報、外出活動等日常行為能夠反映這些特徵。在新的社區環境下，東平巷社區的日常文化活動趨於活躍，傳統文化不斷地被挖掘和利用，並且日益彰顯出來。民俗文化休閒活動是東平巷社區的特色，大量的社區文化活動載體是傳統民俗文化的再現。在歷史上，東平巷社區所在地就是一個文化異常活躍的區域。積善坊巷在南宋時期原名為「上百戲巷」，是百戲伎藝人聚居的地方。羊血弄則被稱為眾樂坊，有著名的官辦酒樓「中和樓」，是官宦子弟經常出沒的地方。在這個區域周邊，有大量演出場所「瓦子」，官巷口一帶更是演藝場所集中的地方。據《夢梁錄》記載，元宵之夜在官巷口、蘇家巷一帶表演傀儡戲的就有24家（吳自牧，1980:3）。在明清之際，燈會、廟會已經成為重要的節慶日子，居民參與廣泛。清末民初，杭城元宵節是一個十分隆重的節日，舞龍慶祝十分盛行。另外，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評話、評詞、「小熱昏」等也開始風行一時。在1950年代，大華書場就延續了這種傳統，最盛時期白天場有600多人，夜場也有600多人（南芳，2011:16）。在現代社會環境下，東平巷社區

每逢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傳統節日，社區居民自發地開展春節送對聯，元宵節做小燈籠、猜燈謎、辦燈會，端午節一起包粽子，清明節祭奠先賢，重陽節登高、賞菊等節日活動。在元宵節這樣的特殊節日，社區志願者還用輪椅把社區內的十多位殘疾人推到吳山廣場賞彩燈，共度團圓喜慶的節日。東平巷社區作為杭州市和上城區國際品質生活的民俗體驗點，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海外人士前來觀光體驗。在杭州文化民俗體驗日，東平巷社區休閒活動中心往往熱鬧非凡，有剪紙、扇子、泥塑、畫畫、書法、越劇表演、包粽子等各種傳統生活方式的展示，有利於東西方生活方式的對話交流。顯然，這些傳統節日是社區居民加強鄰里情感聯絡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認同的表徵。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區居民也接納許多現代節日和來自海外的節日，並開展相應的一系列活動。每年的三八婦女節、三一五維權節、五一勞動節、母親節、六一兒童節、教師節、國慶日、耶誕節等也是社區居民的重要節慶日子。當然，更有特色的節日是街道組織自創的社區鄰居節，以「三和」理念即「家庭和睦、鄰里和睦、人際和睦」為目的。2003年以來，東平巷社區已經連續參與了九屆鄰居節。在鄰居節上，居民自發組織，進行文藝節目表演，包「愛心餃」贈送給困難老人和獨居老人，贈送「敬老好鄰居」書畫。對於社區居民來說，鄰居節有利於培養和諧共處的意識，拉近鄰裡之間的距離，促進居民之間的情感交流，同時還為社區居民之間、轄區單位與居民之間搭建了互相溝通的平臺，進而感受鄰里互助的「鄰里情」，「遠親不如近鄰」。當然，鄰居節的主要內容仍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延續。

綜觀東平巷社區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可以看到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即「傳統」仍是現代社區文化的源泉。對於一個城市老中心的社區來說，自然環境、居住群體、歷史文化積澱等因素決定了社區文化的取向，傳統文化依然是社區文化的精髓。東平巷社區文化清楚地反映了城市社區文化的發展路徑和特徵：首先，社區的地域性決定了社區文化的基因。東平巷社區所在地域是杭州

傳統的城市中心，居民擁有更多的市民意識，日常交流更多地選擇杭州話，而較多地排斥其他語言。其次，社區居民族群的同一性決定了相似的民俗文化。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居民一般遵循傳統的民俗及其文化。這與早期城市社會學家的理論是有差別的，沒有那種社群的異質性。第三，社區居民老齡化也決定了社區文化的更多地沿襲已有的文化特性。由於老年人口佔有的比例越來越高，他們文化水準偏低，大多僅僅識字，他們更偏愛於城市記憶，更樂於接受傳統文化的形式，京劇、越劇、蘇州評彈、杭州評話等都是他們喜愛的藝術，他們也更樂於參加社區組織的傳統節日活動。第四，空巢和獨居老人增加，社區文化體現「鄰里情」。東平巷社區空巢和獨居老人呈增長趨勢，其中一些社區居民的年輕子女因學習、工作或住房等原因逐漸離開，而年長者因生活習慣而居留下來，他們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種種困難，因而更加需要鄰里關懷，更加注重親情和友情。誠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東平巷社區為了營造一個和諧文明的社區氛圍，採用了許多的現代城市文化形式，但仍不得不借助於傳統文化的形式，宣導「鄰里一家」、「以和為貴」、「謙讓禮遇」的理念，其目標在於通過社區居民的參與，希望能夠調節鄰里關係，增強社區空間認同，實現社區安全、有序、整潔、舒適、便利和幸福的訴求。

### 參、全球化與城市社區文化

對於當代中國的城市社區來說，「全球化」已經不再陌生，不僅在國際項目、企業生產層面，而且在衣食住行生活層面等物質文化層面上體現出來，社區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在現代城市生活中，沃爾瑪、歐尚、樂購等連鎖超市，肯德基、麥當勞、義大利披薩等速食商店，法拉利、保時捷、賓士、寶馬乃至蘋果手機已然超越一切界限，滲入現代城市的每一個街區，全球性的商業文化有增無減，而高度發達的電視、網路、電子傳媒把全球資訊快速傳遞到千家萬戶。

在全球化背景下，東平巷社區雖然在物理空間形態方面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街巷路徑依舊，但現代技術主導的空間變化還是涉及到社區生活。由於社區持續地改造，社區現代通訊網路設施齊全，大多數家庭與數位電視和網際網路相連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與外部世界的資訊溝通是無障礙的，現在社區大力推進新型「電子社區」的建設，社區居民能夠即時地接收全球化的資訊，瞭解外部世界的資訊，瞭解社會的快速變化。其中「陽光無憂線上網」是社區著力打造的一個電子平臺，社區居民也可以通過社區平臺及時瞭解社區動態，瞭解共同關心的話題，他們在這個平臺上還可以互動交流，互相幫助，遇到什麼問題，互相探討解決，基本做到「足不出戶而知天下」。

這種變化早就引起了國際學界的關注，美國學者曼紐爾·卡斯泰爾認為在資訊城市的崛起過程中，城市失去了原來的城區概念，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間，向郊區拓展，由資訊網路構成的流動空間正逐漸取代原有城市空間，為此，他提出了「流動空間」的概念。現代社會的資訊技術可以使人們在家庭的「電子社區」中工作，可以在一個開放的、由圖像、聲音和通信流的世界互動，這樣「原有的社會含義在逐漸消失，地方社會在流動空間的重組中變得淡化，而這一空間的輪廓、起源和最終目標都不為人所知」（崔保國等〔譯〕，Castells〔原著〕，2001:5）。然而，以東平巷社區現有的發展趨勢來看，其現代的社空間還難於完全吻合這個結論。儘管社區居民參與了這個「流動空間」，但仍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社區活動仍以傳統方式來演繹，不過社區文化卻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徵，即有了全球文化的印記。社區居民開始接受全球最新的科技文化，並且迅速地轉化成實際行動，以此來不斷地改造社區環境，改造傳統的生活方式。例如，熱鬧的「低碳生活」活動、家庭垃圾分類活動以及國際生活品質—民俗文化體驗活動無不彰顯了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創新活動，尤其每年有大量外國友人來社區體驗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為社區居民提供了一個與外國友人對話交流的平臺，拓展了居民的文化視野。

這些活動預示著城市社區文化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快速變化，可以與全球

文化相呼應，並且以本地文化來回應。然而，就目前東平巷社區的很多文化探索而言，仍很難創建一種新的社區文化，其原因在於：

### 一、「社區空間」認同

現有城市社區大多為城市治理的基層單位，而不是一個自然生成的城市社區，社區各個部分沒有有機的聯繫，但與1960年代Melvin Webber（1963:25-54）注意到的現象是不同的，他認為在現代城市中社區大多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因而有一種多元的秩序。這是從一個大的城市範疇來判斷的，至於傳統城市中心社區，居民早就不存在血緣關係，但現代的多元秩序並沒有形成，以致也沒有社區空間的認同。東平巷社區是由多個社區整合而成，各社區之間還難以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住房類型多樣，有些是單位住房，自成一體，社區居民之間社會階層雜陳，缺乏直接的感情聯繫。儘管社區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了自己的組織優勢，逐漸推動一種能夠為社區居民所認同的「社區空間」，但仍需要很長的磨合時間。如有學者指出的，「儘管社區的主觀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理想中的基層共同體在城市鄰里的出現還有待時日」（桂勇，2008:65）。

### 二、社區文化的參與主體

東平巷社區位於杭州老城區，社區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年輕一代逐漸離開原有生活社區，一些人移向郊區生活，一些人因工作移居他鄉，而作為一個開放型的社區，租房人逐年增加，有幾個樓的單元出租房占到了四分之三，異質性人口增多，但與「城市村」的異質人口是不同的。在這樣的社區人口狀態下，老年人成為社區文化的主力軍，他們參與熱情高，但文化素養相對較低，他們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需求者。而年輕一代，特別是1980後、1990年代後一代偏好現代文化大餐，對於傳統民俗文化缺少認識，難以繼承發揚。而作為社區的流動人口，他們對於社區傳統文化知之

甚少，一時很難融入社區文化。因此，缺乏大多數社區成員參與的社區文化難以持續發展，也難以創造新的社區文化模式。

### 三、社區管理體制

中國的城市社區由政府直接管理，工作人員由政府任命，有著過強的行政色彩和官辦特點，社區文化也具有濃厚的自上而下色彩。老城區的社區由於歷史原因，往往基礎設施不完善，文化活動空間比較狹小，文化設施也相對較少，文化設施大多由政府資助。社區的各種文化活動安排往往形式重於內容，過程重於結果。社區工作人員雖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表面上社區文化欣欣向榮，但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並不活躍，許多活動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理想的社區文化應該是居民的自發組織與自覺參與，但這需要建立在社區自治的基礎上，也即只有調整相應的管理體制，才能推進社區居民的文化自覺。

### 四、社區文化的本地特性

城市社區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形成的，通常需要深厚的文化的土壤。從東平巷社區的文化建構過程可以看到，一個社區的整合需要很長的時間，文化積澱需要數百年，就如一種地方語言，其形成和發展必定有很長的歷史。在新的時代，全球化快速發展，「二十世紀最後幾年，經濟全球化與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加劇了城市種族與文化的多樣性，即國家與國家間的移民過程導致世界主要大城市地區人口互相滲透、生活方式多樣化。人類打破舊的生產方式、創造新的活動中心的行為使全球化在社會與空間的意義上被地方化」（姜傑、胡豔蕾、魏述傑〔譯〕，Jordi and Castells〔原著〕，2008:58）。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城市社區文化並未如歐美大城市那樣快速地受到全球文化的衝擊，像薩斯基亞薩森描寫的那樣，「今日的西方大城市多樣性雲集。城市空間中不僅可見支配性的企業文化，更有多種其他文化與身份認同刻印其中」（李純一



〔譯〕，Sassen〔原著〕，2011:13)。這種多樣性所體現的文化在發展中國家仍難以快速呈現，反而，社區傳統文化又獲得了再生。東平巷社區文化更多地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展現和再造，強調互幫互助，鄰里和睦，注重傳統道德，宣導和諧家園，顯而易見，帶有本地特徵的傳統文化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然而，在新的環境下，一味強調傳統並不能促使社區文化的新生，更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社區文化。

#### 肆、結語

杭州東平巷社區的文化呈現方式及其發展吻合時代的特點，其形式和內涵在不斷地變化。作為一個典型社區，東平巷社區在傳統文化的消解過程中力求重構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以及社區居民構成本身仍處於一種變動之中，社區文化尚無法形成一種理想的城市文化模式。事實上，現有社區文化雖沾染了現代城市文化的各種元素，但仍未完全脫離傳統的文化模式。

## 參考文獻

- 王笛（201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Di Wang [2010].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90-195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沈弘（2010）。《西湖百象—美國傳教士甘博民國初年拍攝的杭州老照片》。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Hong Shen [2010]. *The Various Forms of West Lake: Old Photographs of Hangzhou by American Missionary Sydney D. Gamble in Early Ag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nan: Shandong People Publishing Company.)
- 杭州社區網（2012）。「東平巷社區簡介」。杭州社區網。[http://www.hzsqw.gov.cn/hzsq/subsites/dongpingxiang/zw\\_content.jsp?topicID=1423](http://www.hzsqw.gov.cn/hzsq/subsites/dongpingxiang/zw_content.jsp?topicID=1423)。2012/3/17。
- (HZSQW [2012]. “Dongpingsiang Community” HZSQW. [http://www.hzsqw.gov.cn/hzsq/subsites/dongpingxiang/zw\\_content.jsp?topicID=1423](http://www.hzsqw.gov.cn/hzsq/subsites/dongpingxiang/zw_content.jsp?topicID=1423) [accessed March 17, 2012].)
- 陳建一（主編）（2005）。《杭州街巷》。杭州：杭州出版社。
- (Jian-Yi Chen (ed.) [2005]. *The Streets and Lanes of Hangzhou*. Hangzhou: Hangzhou Publishing Group.)
- 任振泰（主編）（1995）。《杭州市志》（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
- (Jhen-Tai Ren (ed.) [1995]. *The Chronicles of Hangzhou,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吳自牧（1980）。《夢梁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Zih-Mu Wu [1980]. *Mengliang Lu*. Zhejiang: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建設委員會調查浙江經濟所（編）（1932）。《杭州市經濟調查》（下）。杭州：建設委員會調查浙江經濟所。
- (Jian She Wei Yuan Hui Zhejiang Jing Ji Diao Cha Suo (ed.) [1932]. *Hangzhou Shi Jing Ji Diao Cha, II*. Hangzhou: Zhejiang Jing Ji Suo.)
- 張學勤、王利民（編著）（2009）。《中山中路的歷史建築與商業文化》。杭州：杭州出版社。
- (Siao-Cin Jhang and Li-Min Wang (eds.) [2009]. *The Historic Buildings and Commerci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of Zhongshan Road*. Hangzhou: Hangzhou Publishing Group.)
- 南芳（2011）。〈青年路，四十八，有個書場叫大華〉，11月17日，《錢江晚報》，版16。
- (Fang Nan [2011]. “48 Qingnian Road, Dahua Theatre.” *Qian Jiang Evening News*, November 17:16.)
- 楊健（2011）。〈杭州「實名制」推動垃圾分類：已覆蓋全市過半社區，租客太多社區效果不好〉，4月7日，《解放日報》，版7。

- (Yang Jian [2011]. “‘Shi Ming Zhi’ Promotes the Rubbis Classification: Covered Half of Communities in Hangzhou, No Good Effect Because of Too Many Tenants.” *Jie Fang Daily*, April 7:7.)
- 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編）（2002）。《杭州街路裡巷古今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Zhejiang Wen Shi Guan, ed. [2002]. *The Streets and Lanes of Hangzhou in Past and Present*.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 桂勇（2008）。《鄰里空間—城市基層的行動、組織與互動》。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
- (Yong Guei [2008]. *The Space of Neighborhood: Ac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魯西奇、魯杜芳（譯），Rowe, William T.（原著）（2008）。《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Rowe, William T. [2008]. Sh-Ji Lu and Du-Fang Lu [trans.].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崔保國等（譯），Castells, Manuel（原著）（2001）。《資訊化城市》。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Castells, Manuel [2001]. Bai-Guo Cui [tran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 姜傑、胡豔蕾、魏述傑（譯），Borja, Jordi and Manuel Castells（原著）（2008）。《本土化與全球化—資訊時代的城市管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Borja, Jordi and Manuel Castells [2008]. Jie Jieng, Yan-Lei Hu and Shu-Jie Wei [trans.].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ng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李純一（譯），Sasse, Saskia（原著）（2011）。《全球化及其不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Sasse, Saskia [2011]. Chun-Yi Li [tran.].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Webber, Melvin (1963). “Order in Diversity: Community Without Proximity.” In Lowdon Wingo (ed.), *Cities and Space* (pp. 25-5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1-24.

## Urban Communities and Culture: The Case of Dongpingxiang Community in Hangzhou

*Wei-Liang Zhang*

### Abstract

Urban community is the basic unit of a society, which culture can exactly show the change of a city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urban communities are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and how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dapt for and create a new culture is still a confusing question for them. This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 life way of residents, cultural form and globalization in communities of the city centr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eldwork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for the case of Dongpingxiang community in Hangzhou, and point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ose communities of the city centre try to create an ideal mode of urban culture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ades away.

**Keywords:** spatial identification, community culture, Dongpingxiang community, globalization.

---

**Wei-Liang Zhang**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zwlia@163.com>